



生命之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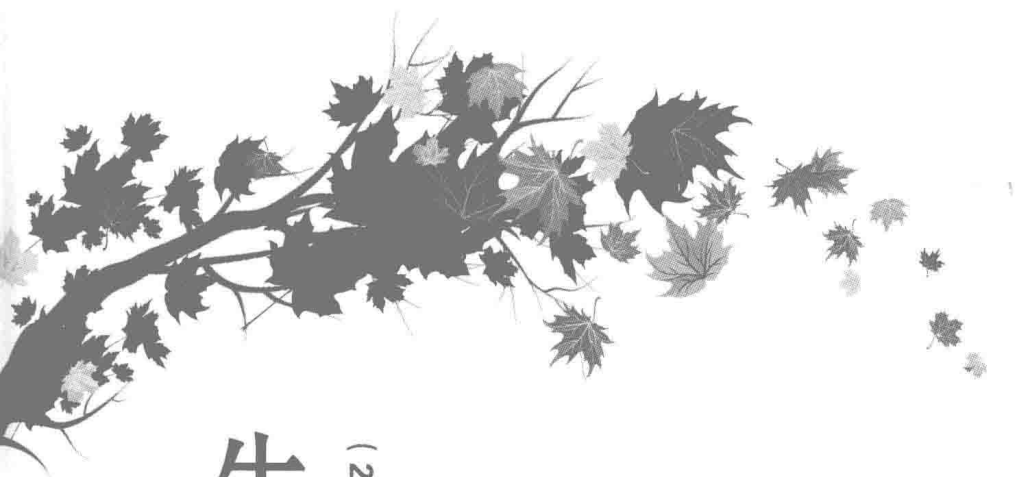


(2006-2015) 石河子十年小说选

主编 姚康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

生命之树



(2006-2015) 石河子十年小说选

主编 姚康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生命之树(2006~2015)石河子十年小说选/姚康主编.

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2015.8

ISBN 978-7-5190-0225-1

I. ①生… II. ①姚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03423号

生命之树(2006~2015)石河子十年小说选

主 编:姚 康

出版人:朱 庆

终审人:李金玉

复审人:苏 晶

责任编辑:姚莲瑞

责任校对:蕴 菡

封面设计:鸿艺工作室

责任印制:陈 晨

出版发行: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,100125

电 话:010-65389147(咨询)65067803(发行)65389150(邮购)

传 真:010-65933115(总编室),010-65033859(发行部)

网 址: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E-mail: clap@clapnet.cn yaolr@clapnet.cn

印 刷:三河市宏顺兴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三河市宏顺兴印刷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710×1000

1/16

字 数:258千字

印 张:17

版 次:2015年9月第1版

印 次: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190-0225-1

定 价:35.00元

前言

戈壁明珠石河子，素有“绿色之城”和“军垦文化名城”的美誉。经过几代军垦人艰苦卓绝的奋斗，如今的石河子天蓝、地绿、水清、景美；政通人和，百业兴旺。伴随这座军垦新城的成长和整个玛纳斯河流域的开发建设，有多少坎坷峥嵘的岁月，值得人们感慨和回忆；有多少曲折动人的故事，值得人们书写和流传。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屯垦戍边大军，他们百川归海似的人生在这里相互碰撞与交织，他们激情燃烧的青春在特殊年代里放射出独有的光华。军垦几代人的不同命运和生活，形成了无比丰富的文学宝藏，这就为石河子垦区的广大文艺工作者，特别是从事小说叙事类文学的作家，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。

石河子文联继2013年出版石河子十年（2004—2013）诗歌选《时光之翼》，2014年出版石河子十年（2005—2014）散文选《岁月之声》之后，2015年即将把石河子十年（2006—2015）小说选《生命之树》捧献于广大读者面前，这无疑是一个历时三载的系统出版工程。我们想通过这项较为完整的出版工程，来较为完备地展现石河子垦区文学领域里诗歌、散文、小说方面的最新成果。本书即为小说选集。

新时期以来，石河子作家的小说创作曾经在兵团、甚至在整个新疆汉语文学中都占有重要一席，创造过一定阶段的辉煌。老一代作家许特生、朱定、韩明人、李叶、谈笑风等，注重把屯垦戍边的时代生活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，



塑造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军垦人物形象；他们还擅于描写边疆民族风情，体现了民族聚居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与融合；他们以质朴清新的叙事风格而为世人所称道。

文苑百花次第开，姹紫嫣红春满园。一批批小说创作新人不断涌现。他们具有新思维、新感觉、新视野、新手法；注重借鉴和广泛吸纳中外小说的传统与精髓，擅于接受新事物，因此创作起点较高。在他们的小说创作中，既有对父辈屯垦戍边生活的回望、挖掘和反思，也有对改革开放时代潮流的跟踪、素描与直写。无论从价值取向、选材范围、主题提炼还是人物描摹、典型塑造、情节铺叙等小说元素的构成，都与前辈作家大不相同。他们更多描写平常生活中的庸常人物，借以展示真实人间状态下最本真的生活。后起小说作家的艺术心灵更显得直白而细碎，自由而深邃。但就文学经典和时代精神而言，薄弱环节还是显而易见的。

巴尔扎克曾经说过：小说，是一个民族的秘史。站在这样的高度来考量，我们还是应该更具博大的胸怀来思考全人类的终极之谜、时代与民族之谜、个体生命的灵魂之谜，并使之在宏大叙事结构中交相辉映、繁丽如花。要懂得没有寓言性和典型形象，没有原创的好故事，就不会诞生经典意义上的优秀小说。

我们期待着石河子的小说作家，能够在“文化石城”建设的里程中，拿出重磅作品，谱写出更加辉煌的篇章！

需要说明的是，这部小说集编选的时间和范围：一是2006年至2015年创作发表的作品；二是这期间在石河子生活和工作的作家们的作品。

由于我们水平有限，加之时间仓促，资料不全，小说选集难免有遗珠之憾。在此，恳请广大读者和作者给予谅解与指正，一并深表谢意。

石河子文学艺术界联合会

二〇一五年八月



我们的秘密 / 刘永涛	/ 001
大漠一本书 / 张广西	/ 032
镶牙显年轻 / 徐建祥	/ 050
最后一个老军垦 / 肖 帅	/ 068
明天到哪里安家 / 李 红	/ 088
山路十八弯 / 郝俊文	/ 104
竞选 / 王国庆	/ 127
明天是个好天气 / 唐小媛	/ 136
养狗 / 润 生	/ 156
我们的城堡 / 刘欣明	/ 167
链式反应 / 周学川	/ 180



晚春 / 李江斌	/ 193
沃土 / 王洪政	/ 208
心灵诡话 / 李永生	/ 222
红玫瑰 / 唐嘉璐	/ 231
遗恨 / 洪献章	/ 243
老榆树 / 刘社平	/ 256
以草的姿势淡漠 / 梁雪凝	/ 261

我们的秘密

刘永涛

1

天上还挂着一层薄薄的黑时，我出了村子，向村外那座高高的水塔走去。我知道我身后牵着阿黄那浮动着的好奇的目光。到了那座水塔下，我习惯地抬腿掏出一泡晨尿，然后便开始往上爬。我一般爬到一半，只爬到一半，也就在这时，天边浮现出一片灰白，那是第一道晨光，多新鲜的光呵！我扭头看着那座在晨光中遥远而清晰的城市，心里充满着一种复杂的感情。那是我曾经生活过的城市，要是在我的生命中不曾碰见过两个都叫王红兵的人，或许我还在那座城市生活，过着正常人的生活。当然，也未必。谁知道呢。

2

在那座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城市，我在一家机关单位上班。叫什么呢，我突然有些记不清了，不过这并不重要，我就是告诉你们，你们也会左耳进，右耳出的，你们只需要知道它和你们的机关单位并没有什么两样就足够了。总之，都是喝茶，看报，节奏缓慢，人浮于事，像在等死。

王红兵是我的同事，我们俩一个办公室。他比我大五岁，也就是说我比他



小五岁。噢，你们看，我的老毛病又犯了，其实两种说法都一样。按理说，我们俩有很大的不同，我高，他矮，我瘦，他胖，我性情急躁，他沉稳老练。开始同事几年，我们确实没有太多的接触，客客气气，但也相互提防。我还记得那句老话，同事间由于各种利益之争，是不能当真正的朋友的。我想，他也一样。

但我们禁不住时间的冲刷，开始慢慢走近。其实也不是，经过一些世事，我们开始把一些重要的东西慢慢看淡，诸如职位，职称等等。可能还不是，我喜欢喝酒，但找不到合适的人。他也喜欢喝酒，也找不到合适的人。我们便相邀着喝酒。酒那东西，我相信你们也都知道，对满怀愁绪的人完全是个解脱。在酒的作用下，他告诉我，他刚刚离了婚，无牵无挂。我告诉他，我的感情生活也好不到哪里去。

一般情况下，能够相互占据对方秘密的人，不是知己，便是哥们。问题是我们俩还不仅仅于此，我们越喝酒越发现彼此对事物有时达到了惊人的一致。就拿我们单位那个冷美人来说吧。恰巧的是，她确实姓冷，但她冷得有些过分，太显神圣不可侵犯。

我对王红兵说，我估摸着她是一个嫖子。

王红兵点点头说，我也估摸着她是一个嫖子。

这话说不了两天，也就两天，我和王红兵在一家小酒馆喝酒，我说我要去撒尿，他说他也要去撒尿。我们便结伴撒尿。但小酒馆的卫生间出了问题，我们只好出来，到旁边那家大酒店去借地方。我们快到酒店那个旋转门时，便看见冷美人目不斜视地进去了。

我们俩相互望了一眼，觉得有戏，正在我们迟疑时，我们单位的局长便急慌慌地出现，也进去了。我们哈哈大笑起来。我们进去，找到地方，我们不免又开始哈哈大笑。我们笑的是，我们撒尿时，都习惯用左手叉着腰。

我和王红兵，也就是说王红兵和我，在对方眼里趋于无限透明。我知道他的任何生活细节，包括他喜欢什么类型的女人，在床上爱用什么样的体位等等，甚至他抓脚心时，用左手，并且只用左手的无名指。当然，他也一样熟悉我所有一切的一切。

我们好得就像一个人似的，那段时间几乎每晚都去喝酒。单位的人也看到

了我们好得非同一般，甚至传言我们是“同志”。话传到我们耳里，我们一笑了之，又接着去喝酒。

让我没想到的是，王红兵却突然失踪了。他失踪的前一晚，我们还在一起喝酒。回头想想，王红兵当时的神情里有一丝古怪的东西，但我没往心里去，再说我当时都喝透了，像一堆烂泥，他也好不到哪里去。

第二天，王红兵没来上班，打手机关机。他租的房子没有电话。刚好领导找他有急事，只好派我到 he 租的房子找。但房东说，王红兵昨晚就把房费结清搬走了。我当时便傻掉了。

王红兵的突然“蒸发”，在单位引起了很大的轰动。一个大活人，怎么说没有就没有了，简直太不可思议了。说实话，我也觉得像是天方夜谭。但这就是现实。

鉴于我和王红兵特殊的关系，他刚失踪那阵，所有的人都跑来问我，单位的人也就罢了，还有派出所的人，并且尽问我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。我被搞得疲惫不堪，心神憔悴。我只能一遍遍说，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叫王红兵的为什么会失踪。

王红兵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没了，我非常失落。我失落是再找不到合适的人可以喝酒了，其实也不是，我失落的是，我隐隐感到王红兵涮了我一把，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要失踪的秘密呢，为什么呢？

3

王红兵不见了，机关里便空出一个位置来，得有一个萝卜来填这个坑。这可是个不错的坑，尤其对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的现在。来的是一个大学生。待业三年的大学生。让单位所有人感到惊奇的是，这个大学生也叫王红兵。单位的人惊奇一阵人也就不惊奇了，毕竟重名是一种司空见惯的事。

但我的惊奇一直存在。消失掉的王红兵是在文革时出生的，当时叫红兵的，一抓一大把。而问题是当那个时代消失，叫红兵的便几乎没有听说。而这个大学生为什么叫王红兵呢，为什么呢？难道他和那个消失掉的王红兵冥冥中有一种联系。



大学生二十六岁，个子不高，也胖。他的样子看上去很单纯，一副不谐世事的透明，就像一张白纸，你涂上红的，他就是红的，涂上黑的，也就是黑的，与失踪的王红兵一脸的沉稳相去甚远。我多少松了一口气。

不用说，这个王红兵和我一个办公室。本来我们办公室有三个人，那个同事却调到别的科室了，理由是工作需要，但问题是他去的那个科比我们这个科室还闲。我隐隐感到事情的原由与失踪的王红兵有关。自从前面那个王红兵失踪后，同事们看我的眼神怪怪的，好像是我把王红兵弄没了的，好像他们只要和我接近，有一天也会没了似的。他们最好的办法便是，对我敬而远之。

也就是说现在的办公室只有我和这个大学生王红兵两个人。这个王红兵还是很懂规矩的，对我毕恭毕敬，准时上班，打开水，帮我泡茶。自从他熟悉完业务后，我就几乎没事可干。我就像一个无所事事的二大爷，喝茶时，脚不由自主地伸到了桌子上。

或许我资历老，也或许我看上去让人放心，最重要的是王红兵没什么社会经验。他对我还是非常信赖。他告诉我他呆在家里那三年，都快发疯了，他跑到全国各地去考公务员，没想到最后竟然会在家门口考上了。他说完，眼泪却下来了。我感觉另有隐情，便问是怎么回事。他说他谈了一个女朋友，谈了整整六年，就因为这几年没有合适的工作，半年前嫁人了。我“噢”了一声，表示理解，我拍拍他的肩膀说，没事，既然现在面包都有了，便什么都会有了。王红兵毕竟年轻，脸上浮现出孩子气般的笑意。

王红兵不光得到了我的首肯，他的谦虚与勤快也得到了领导与别的科室人的认可，领导甚至在大会上公开表扬他。王红兵是个经不起表扬的年轻人，脸当时一片通红，别的科室的人哄堂大笑。他的脸更红了。

总的说来，我和王红兵相处得非常融洽，他干什么事都喜欢征求我的意见，我也爱帮他拿主意。这个王红兵确实是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。

4

我的王红兵之间的猜谜游戏起源于他的重新恋爱。

那已是王红兵进机关半年以后的事了。一天，王红兵通红着脸站在我面前，嘿嘿着笑。我不用猜便说，是不是有人给你介绍女朋友了。他点了点头，又挠了挠头说，问题是一下子给我介绍了两个，并且都是明天下午见面。我笑了，说，有意思，陪我喝酒去，我帮你拿拿主意。

到了地方，几杯酒下肚，我便让王红兵介绍介绍两位女孩的情况。王红兵说，一个较为高挑，单位不错；另一个长得小巧玲珑，但没有固定单位。

我喝下一杯酒，思绪却飘摇起来。我想到了那个失踪的王红兵。失踪的王红兵曾告诉过我，他喜欢小巧玲珑的女人。

王红兵见我不说话，喝下一杯酒，有些憋不住地说，我心里其实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。

我望着眼前的王红兵，脑子里又有了那种古怪的念头，觉得他和那个失踪的王红兵一定有某种联系。我弄不清为什么会这样想，或许我对名字格外敏感。也或许不是，谁知道呢。

我突然说，让我猜猜看吧，也许我能猜得出来。

王红兵的眼里竟闪过一丝狡黠：行，你要是猜得出来，这顿酒钱我出。

我一字一句地说，你要见的是那个小巧玲珑的女孩。

王红兵的嘴一下子张大了，眼睛睁得更圆，里面是鲜嫩无比的惊奇：你怎么知道，一般人都会去见那个高挑的，毕竟在当今的社会，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是多少的不容易。你说说看，你怎么觉得我会去见那个小巧玲珑的女孩？

我的嘴也半张着，心里复杂得很。我既希望自己猜错了，也希望能猜对。我最终掩饰着说，这是一个秘密。

第二天下午，王红兵便乐颠颠地去见那个小巧玲珑的女孩了。我无聊透了，便也上了街。街角一处算命的引起了我的兴趣。那个算命的老头面容污黑，一团模糊，蹲在地上，像一只黑色的乌鸦。

真正引起我兴趣的是他的算法。他放在地上的一张纸上写着“摸手相法”。说实话，我见识过看手法算命、看面相算命、摸骨相法、易经算命、梅花易数以及四柱等等，唯独没有听说过还有“摸手相法”这一出。

一个年轻女孩被那个老头的相法吸引了。她相貌普通，伸出的那手也略



显粗短。乌鸦似的老头微闭着眼，把她那只手来回揉捏了几下，然后说，别的就暂且不提了，重要的是说说你的感情。

相貌普通的女孩的眼睛一下子亮了：我就是想让你看看这个。

老头沉吟了一下说，你在十八九岁时谈过一场恋爱，那个男孩还是不错的，你们后来分了，你现在又恋爱了，但你心里还在想着那个男孩……

相貌普通的女孩抽出二十块钱，给了老头，一声不吭地走了。

老头点燃一支烟，我也点燃一支烟。

又一个女孩过来了。那是个非常漂亮的女孩。老头嘴里的烟跌落在地上，浑身哆嗦了一下。

很显然，这个漂亮女孩也被老头的算法吸引了。她伸出的手修长而白皙，老头的眼睛很明显地在眼眶里跳了一下。

老头把那只漂亮的手经过反复地揉捏，松开，好像怕拿不准似的，又抓过来揉捏起来。我一声不吭地看着老头随心所欲对那只漂亮的手施暴。

老头最终还是松开了。漂亮女孩的鼻尖已经泌出细密的汗珠。

老头长叹一口气说，还是说说你的感情吧。

漂亮女孩紧紧盯着老头的嘴。

老头说，你第一次恋爱应该在十八九岁的时候，准确地说是十八岁末，十九岁初，那是个非常不错的男孩，非常不错，但后来你们分了，分手的原因，我不说你也明白，你起码得占一半的原因，虽然你现在重新恋爱了，但你心里还时不时想起那个男孩……

漂亮女孩抽出二十块钱给了老头，然后一声不吭地走了。

天不早了，老头四处望了望，收起地上那张白纸。我就在这时，过去，蹲在了老头对面。老头看都没看我一眼说，你注意我半天了。

我递给老头一支烟说，你这种算法有些古怪，能说道说道吗？

老头接过烟，眼睛盯着我手里那盒没抽几支的“中华”。我把烟整个都塞了过去。老头点燃手里的那支“中华”，惬意地吐出一口烟，然后眯起眼说，那只手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柔若无骨啊……

5

接连几天，王红兵脚下就像安装了弹簧，压抑不住的兴奋。看样子，他和那个小巧玲珑的女孩发展迅速。那天下午，王红兵没有早走，他说那个女孩今晚有事。我说，那好，下班后，陪我喝上两杯。他利落地答应了，眼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。我愣了一下。

到了地方，还是我曾经习惯和失踪的王红兵去的那家。还是那个有些狭小的包间。两杯酒下肚，我还没来得及问，王红兵却眨着眼睛说，要不，咱们再猜一回谜，这回你猜猜看我和我女朋友的进展程度。或者说，我是先亲吻了她，还是先抚摸了她？

按常理说，一般是先亲吻，然后是抚摸。我喝下一杯酒，思绪又飘摇起来。我又想起了失踪的王红兵。失踪的王红兵曾给我说过他第一次和女人之间亲密的接触。失踪的王红兵说，他本来是想先亲吻那个女孩的，结果手不知不觉地摸到了那个女孩的胸脯上，管都管不住，然后他才顺势亲了那个女孩。

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王红兵：你本想是先亲吻那个小巧玲珑的女孩，但稀里糊涂地先摸了她，并且是胸脯，然后再亲吻了她……

王红兵的眼睛都快从眼眶里蹦出来了：你，你怎么知道的，知道的那么详细，你简直是个神人……

我心里突然一阵毛骨悚然，我也被事实的真相惊呆了。我喝下一口酒，望着王红兵身后那灰蒙蒙的墙。那里有条影子，一闪，就不见了。

当天夜里，我又去了父母的住所，他们是两年前到我大姐那里去的，便一直没有回来。父母的房子，像他们一样老了，到处有一种潮湿而腐败的气息。

我睡不着，想着今晚的猜谜游戏，更准确地说想着那两个王红兵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。虽然我也翻过像姓名学那样的算命书，上面说，姓名对一个人的命运有暗示与引导作用，也就是说，两个完全重名的人可能会有同一种命运。但有的算命书却又推翻了这种说法，说姓名的作用不是很大，得结合一个人的生辰八字才准确。而失踪的王红兵是射手座的，而这个王红兵是双子座的，八杆子都打不到边。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两个王红兵确实有一种联系。



我很晚才迷迷糊糊地睡着。刚睡着,就听到父亲喊我,父亲的声音悠远、苍凉,像从墙壁里扩散出来似的。我懒得理,也起不来。父亲还在喊,并发出长长的叹息。我猛然惊醒,光着脚站在地上。风从打来的窗户吹进来,我茫然了好一会,才想起去关窗户。我关窗户时,注意到外面有一条影子,但一细瞅,又不见了。

我第二天很晚才到单位去。而王红兵给我泡的茶已经放凉。他重新给我泡了一杯茶后,就急不可耐地说,咱们再接着猜谜好吗?

我不免有些兴奋,我太想看到猜出他的秘密后,他眼里的惊奇,是那么新鲜,像沾着晨露的青草。我点了点头。

王红兵说,你知道我习惯从床的左边下来,还是右边?

我利落地说,右边,并且你下来时,总爱把拖鞋穿反。

王红兵的嘴又张大了。我又看到了他眼里的惊奇。当然,我之所以知道是失踪的王红兵告诉我的。

6

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我们开始进行了猜谜游戏。我们每天只猜一次。但每次都被我说准。我也看出来王红兵的倔强,他不信我每回都能猜准,他眼里有一丝疑虑,觉得我不过是运气好罢了,他不相信我的运气总会那么好。说实话,能猜出别人秘密的感觉简直太好了,我们乐此不疲。

我严重挫败王红兵的信心是关于那次抓脚心的猜谜。他整整空了一天没请我猜谜,也就是说他整整想了一天。

那天早上,他泡完茶又坐在了我对面的那把椅子上,他眼里有一种狠光,我看得出来。

你再猜猜我是怎么抓脚心的。王红兵的喘气声不由加重。

你是用左手抓脚心的,并且是用左手的无名指。对吧?

王红兵像一只泄气的皮球瘫软在椅子上。

接下来的三天,王红兵沉默寡言,干活都有些心不在焉,纵使那个小巧玲珑的女朋友打来电话,他也说这几天太忙,没空,过几天再见面。我一边喝茶,

看报纸，一边忍耐着这几天的沉闷，我知道他有更新鲜的谜在等着我。我好奇的是，王红兵会请我猜什么样的谜。

第四天一大早，他又坐在了我的对面，竟然连茶都忘了为我泡。我突然有些紧张，但更多的是兴奋。

你猜猜我一般习惯把钱放在哪里？王红兵的整个身体都哆嗦起来，喉结在上下飞快地滑动。

我一下子陷入了茫然。我隐约记得失踪的王红兵没告诉过我，他习惯把钱放在哪。或许是他疏忽了，也或许是他觉得这不值一说，更或许是他说过而我忘记了。谁真正知道呢。

我半张着嘴，说不出一个字来。王红兵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而眼里有了一丝显而易见的得意。此刻，在他眼里，我就像一个被剥去伪装的骗子，露出了让人嘲笑的底色。

我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，实在不甘忍受这样的失败。我结结巴巴地说，你容我想想，好好想想。

王红兵站起身，脚步轻盈地给我倒了一杯茶：没事，你好好想想，明天一早告诉我吧。

整个下午都是我一个人呆在办公室里。王红兵出去办事了。整个下午我都在喝茶，一杯接一杯，还有抽烟。我把嘴都抽木了，也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来。是啊，谁能知道那个叫王红兵的习惯把钱放在哪呢。也许是抽屉里，也许是家里的某只箱子里……也或许像我一样只习惯把钱放在大床的被褥下面。谁知道呢。可问题是机会只有一次，也只有一次，要么重登云端，接受王红兵那惊奇而膜拜的目光，要么，接受他的唾弃。

下班了，我从单位出来，眼前突然一片白茫茫的。我愣了好一回神，才看清街道与来往的车辆。我想了想，还是决定回父母的住所去，那里可以让我心情平静，或许能突然给我什么灵感。

我是在外面吃了一些东西才去父母的住处的。我进了门，便把自己扔在了长沙发上。我又嗅到了那潮湿而腐败的气息。我突然有些伤感，我想我老婆了。

我老婆叫白晓，她高挑，漂亮，灵动。最要命的是灵动。她的灵动就像一



只蹑手蹑脚的猫，悄无声息地过来给你一爪子，然后跳开。让你在失措的微疼中回味那迷茫般的甜蜜。只有老天知道我有多爱她。她的性情与肉体让我对她的想象永远都走在迷雾中。还有比这更要命的吗？是的，一切只有老天知道。当然，老天还知道，我追她整整用了六年的工夫。

说实话，我们刚结婚那两年，还是很美满的。我本以为我们会一直这么幸福快乐下去，以为老天会真的眷顾我。我是多么盼望做一个普通人，只拥有普通人的安适。

我们关系的恶化或许和白晓工作的变动有关。她原来是在电视台的幕后工作，不知什么原因，台长让她当了主持。白晓甜美的形象与机智而略显俏皮的台风，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。她很快成为了我市家喻户晓的人物。她刚成名那阵，我还有些自鸣得意。朋友或同事给我介绍那些我不认识的人总爱说，这是白晓的老公。我从那些男人眼里看到了羡慕甚至嫉妒。被人嫉妒的感觉其实是蛮好的。我甚至没有介意他们抹去了我的姓名，单位与职位。

但关于白晓的风言风语如雨后春笋般，一茬接一茬，割都没法割。他们先是传白晓和电视台的台长之间的蝇营狗苟，接着便是市里的主要领导，然后又这个或那个公司的老总。并且总有这样或那样的好心人，把这些消息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我的耳里。

我一笑了之。我承认这种事要换在另一个漂亮的女主持人身上，我也信。这就是目前的社会。但我相信白晓，说穿了，我对我们之间的感情有信心。

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这种流言越传越具体，不光有时间、地点、人物，还有至关重要的细节。就拿“金龙宾馆”事件来说吧，说白晓和常务副市长幽会在那里开房，金龙宾馆所有服务人员都知道。

我不免有些吃不准了。

怀疑这东西，确实可怕，一旦有了，就会像瘟疫般蔓延开来。我的全身都布满这种霉菌。我开始暴跳如雷，歇斯底里，我让白晓必须给我说清楚。白晓保持着沉默。我扯着自己的头发说，你他妈的为什么不说话？

她幽幽地说，你相信我的解释吗？

我愣了。说实话，任凭她巧舌如簧，我也无论如何是不能信了。但找个不